

读者中心论视角下《月亮与六便士》 两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吕东旭 董 君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读者中心论源于接受美学理论,对指导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读者中心论为视角,从选词、遣句两个层面比较了《月亮与六便士》两译本的异同,探讨读者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实现审美价值上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两位译者根据特定时代的读者群体采取了恰当、相对应的翻译手段,使得译文能够被读者接受和理解,从而实现原作的整体形象,传递原作的审美价值,令各自时代的读者在接受原作者传达的信息时获得的感受相同,因此两位译者的译本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

【关键词】《月亮与六便士》;读者中心论;译本对比分析

1 引言

读者中心论是汉斯·罗伯特·姚斯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理论,是一种以读者的创造性理解为作品意义产生的主要根源的文学批评。它把读者接受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认为文学作品的生命长度取决于读者的接受,强调读者在文学进程中的决定作用^{[1]30}。而好的文学翻译就等于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同样离不开读者接受因素,故而可用读者中心论来解释文学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现象。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于1919年出版的三大长篇小说之一,该小说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故事为原型,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了英国证券经纪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抛家弃子、追求绘画理想的故事。

《月亮与六便士》的译本众多,其中以傅惟慈和李继宏的译本所受好评最多、最受认可,但两译本却截然不同,其主要原因是读者是处于历史变化中的读者,两译者在翻译中考虑了特定时代读者群体的差异性。

2 读者中心论

读者中心论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可由接受美学理论学派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表明:

第一个是汉斯·罗伯特·姚斯,他在1967年做的题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的演讲中确立了读者中心论。姚斯还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它主要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期待,这种期待有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可能的限度”^{[2]289}。由于不同读者对阅读对象的需求、感受与理解不同,致使其“期待视野”存在差异^{[3]92}。

第二个代表人物是沃尔夫冈·伊瑟尔,他提出读者在阐释源文本时必须受到文本本身的制约才是合理有效的^{[3]93}。

第三个是斯坦利·费什,他在继承姚斯和伊瑟尔两人观点的基础上,对读者中心论进行了发展和改造,提出了“意义即事件”、“阐释团体”、“有知识的读者”等概念。他认为文本并不是意义的载体,句子的意义是由读者的阅读体验产生的,他还将创作意图、写作手法、结构的设置等客体活动与读者建立联系,将文本的意义锁定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4]4}。

3 《月亮与六便士》两中译本对比分析

《月亮与六便士》的译本众多,其中所受好评最多、最受认可的是傅惟慈的译本和李继宏的译本。傅惟慈是近代文学翻译家,生于1923年,于1981年首次翻译出版了《月亮与六便士》。李继宏是当代翻译家,生于1980年,于2016年重译出版了《月亮与六便士》。由于两位译者身处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所

以两个译本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现以读者中心论为视角,对这两位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3.1 选词

例1. The rise of this reput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romantic incidents in the history of art.^{[5]2}

Fu's: 思特里克兰德声名噪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富于浪漫主义味道的一个事例。^{[6]2}

Li's: 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极具罗曼蒂克色彩的事件。^{[7]4}

本译例中两位译者对“romantic”一词的翻译有所不同,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第8版》,“romantic”有“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尤用以描述19世纪的文学、音乐或艺术,以情感强烈、想象和回归自然为特征)”的意思,傅惟慈译为“浪漫主义味道”,李继宏译为“罗曼蒂克色彩”。从读者中心论的视角来看,此词的翻译与读者的阅历、知识结构等诸多不同要素有关。“罗曼蒂克”是“romantic”的音译外来词,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过去几十年里有很多外国文学作品都是如此翻译,已形成一种文化沉淀,使得现代读者已经将其与“浪漫、温馨”划上等号,而且如今也比较流行这种用法;但对于傅惟慈时代的读者而言是对“罗曼蒂克”没有概念的,还是直译为“浪漫主义”比较好理解,所以这两种翻译都满足了各自时代读者的感受与理解。

例2. I took him to the Louvre, and he pretended to look at pictures, but I saw that his thoughts were constantly with his wife.^{[5]186}

Fu's: 我带他到卢佛尔宫去,他假装在欣赏图画,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妻子。^{[6]164}

Li's: 我带他去卢浮宫,他假装参观那些画作,但我看得出他还是念念不忘地想着他的妻子。^{[7]149}

本译例中两位译者对“Louvre”一词的翻译有所不同,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第8版》,“Louvre”有“百叶窗板;百叶门;百叶窗”的意思,傅惟慈译为“卢佛尔宫”,李继宏译为“卢浮宫”。从读者中心论的视角来看,此词的翻译与读者的身处环境、时代背景等诸多要素有关。傅惟慈翻译时正处于文革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初,国际化程度不高,读者对国外的了解有限,没有形成普遍、统一的认识,所以傅惟慈这样翻译可以开阔读者的眼界,帮助读者了解世界。李继宏翻译时已处于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国际化程度以及读者的文化水平整体较高,“卢浮宫”的称呼也已被大众广泛接受和认可,所以李继宏翻译为“卢浮宫”更符合现代读者的认识。

例3. She had made a success of her business, and now had an office in Chancery Lane. [5]194

Fu's: 她的事业很兴旺, 这时在昌塞里街开了一个事务所。[6]177

Li's: 她的生意非常兴隆, 如今把办公室设到了法院路。[7]73

本译例中两位译者对“office”一词的翻译有所不同,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第8版》, “office”有“办公室; 办公楼”和“办事处; (尤指) 问询处, 服务处”的意思, 其中第二个中文翻译的英语释义解释为“用于特定目的, 特别是用于提供信息或服务的房间或建筑物”, 傅惟慈译为“事务所”, 李继宏译为“办公室”。从读者中心论的视角来看, 这个词的翻译与读者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事务所”和“办公室”都有处理特定事务的场所或者提供服务的场所的含义, 但对于傅惟慈时代的读者而言, “事务所”的用法在社会语言里比较流行, 符合当时读者的用语习惯, 而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 “办公室”的用法则比较常见。

3.2 遣句

例4. I think in some curious way the horror which she felt for him was a transference of the horror which she felt for herself because he so strangely troubled her. [5]167

傅: 我想, 她对思特里克兰德的恐惧是她对自己的恐惧的一种奇怪的移植, 因为他叫他迷惑不解, 心烦意乱。[6]143

李: 我想她其实是受到某种神奇的移情效应的影响, 与其说她害怕斯特里克兰, 倒不如说她害怕她自己, 因为斯特里克兰让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烦意乱。[7]132

本译例中两位译者对此句的处理手段不同, 傅惟慈按部就班将句子按成分结构进行翻译, 李继宏则是采用转句译法将宾语转译成句。从读者中心论的视角来看, 两位译者的译文就体现了读者时代背景、知识水平以及用语习惯的差异。“移情效应”一词属于翻译过来的外来词, 不过其内涵在我国也早就存在, 如“爱屋及乌”, 傅惟慈翻译时读者并不知道什么是“移情效应”, 也很少这么用, 所以傅惟慈直接翻译出其内涵能够很容易地被当时的读者接受理解。李继宏翻译时现代读者的知识水平已经足够理解“移情效应”的内涵, 所以李继宏这样翻译能够让现代读者清晰且容易地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和形象, 而且也更符合现代读者的用语习惯。

例5. “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 but they grind exceeding small,” he said, somewhat impressively. [5]325

Fu's: “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 但是却磨得很细,” 罗伯特说, 颇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6]290

Li's: “正所谓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他故作深沉地说。[7]257

本译例中两位译者对句子处理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不同, 傅惟慈采用的是直译法, 而李继宏采用的是意译法。从读者中心论的视角来看, 这一句的翻译与读者的阅读体验、时代背景等要素有关。傅惟慈采用直译法翻译原文, 一方面可以保持原文的内容、格调与形式, 另一方面还可以引进新鲜的表达方法, 能够满足当时读者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生活情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

体验, 使读者感受到原文的比喻、形象、民族以及地方特色等。李继宏采用意译法翻译原文, 是考虑到现代读者消遣时间、收获快乐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体验, 采取了现代读者耳熟能详的熟语来表达, 这样翻译不仅能够帮助现代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 而且同样能够生动地传达原文信息, 实现文本意义。

例6. He remembered the days when you could get thirteen Royal Natives for a shilling. [5]1326

傅: 他一直忘不了一个先令就可以买三十只大牡蛎的日子。[6]291

李: 他记得从前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的牡蛎。[7]258

本译例中两位译者对句子处理的翻译方法有所差异, 傅惟慈采用的是正说反译法, 而李继宏采用的是正译法。从读者中心论的视角来看, 这与读者的意识审美和用语习惯等要素有关。傅惟慈采用反译法翻译原文是因为这种译文比较合乎当时读者的表达习惯, “一直忘不了”非常符合当时读者的意识审美, 而且这也起到了一种加重语气、突出强调的效果。李继宏采用正译法翻译原文, 是考虑到现代读者的用语习惯, 为了确保译文能够实现语义明晰、文顺字从。

4 结语

通过上面的对比分析, 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译文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 也赋予了读者不同的阅读体验。由于不同时代的读者其社会背景、阅读需求、用语习惯及认识水平限制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能力, 即“阐释团体”、“有知识的读者”不同, 因此两位译者在翻译上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和时代性, 尽管翻译的“载体”不同, 但传达信息的“本质”相同。总体而言, 他们的选词都达到了实现译文审美价值的作用, 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他们的遣句也都再现了原文中毛姆想要传达的意图, 实现了原作的整体形象, 传递了原作的审美价值, 因此为各自的译文增添了不同的风采, 塑造了具有多样性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 [1] 邓本添. 关于西方文学批评史中读者中心论的兴起[J]. 考试周刊, 2009(07): 30-33.
- [2]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3] 时凤玲. 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探析[J]. 北方文学(中旬刊), 2012, (5): 92-93.
- [4] 郑卫晓. 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理论研究[D]. 江苏: 苏州大学, 2016.
- [5]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8.
- [6]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M]. 傅惟慈,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7]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M]. 李继宏,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作者简介:

吕东旭(1997.04—), 男, 汉, 辽宁省建平县,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笔译。
 董君(1973.05—), 女, 汉,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研究方向: 语言测试、二语习得、翻译及外语教学。